書名 錦繡萬花谷後集（第叁拾伍冊）

刊寫時代 宋槧本

裝式 線裝 開紙

卷數 第柒至第拾

葉數 叁拾柒葉半（外補空白半葉）

檢查者 李文濤

覆查者 龔汝信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七

帝王符

鳳集梧桐

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韓詩外傳

得玉

虞舜耕於歷山得玉 於河濱之巖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搜神記

天帝賜寶文

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 河圖

神魚舞

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于河 漢書

赤光照室

光武南頓君初爲濟陽令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室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云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本紀

祝石不落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二石於空中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獨異記

二龍之符

高祖皇后竇氏始大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六帖

黄旗紫蓋

吳志孫權傳陳紀曰黄旗紫蓋運在東南

玉冊見長安

晉元帝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晉元帝紀

豐山突出

則天皇后武氏臨朝豐山有因震突出者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

石馬負圖

明帝青龍二年張掖郡邢冊縣金山玄川溢湧石馬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有石馬七麟在東鳳在西魏氏春秋

天寶符

唐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間得寶符遂改元曰天寶廣記

延喜玉

尚書璇璣珍曰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受德天賜之佩

瑞應山柴有文

瑞應山在合州舊經云隋義寧元年有二人於其上採柴中有文云大唐應運刺史陳華奏聞因名瑞應

木入南斗

唐乾符中木入南斗術士邊岡以爲帝王之兆木在斗於文爲朱而其應全忠也 諸集拾遺

願早生聖人

後唐明宗每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是歲 太祖皇帝生于洛陽 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孕生之夕光照室中胞如菡萏躰被金色三日不變及長天姿雄偉性沉厚有大度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恭帝幼冲戎人入寇命太祖北征諸軍策爲天子

遂寧佛現

徽宗初封遂寧郡王元符三年慧熙院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世越三年 徽宗登寶位人咸謂遂寧佛現之祥應在今日本遂州因改爲遂寧府

讖記 童謠附

當塗高

周舒字叔布學術於楊厚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何也舒曰當塗高魏也

班蘭耳

吳中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開昌門出天子後孫權即帝位 三國志

火酣酣

梁天監中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十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後應同泰寺災三十八帝尅建鄴之年遇災

歲實八十三四月十四日火災

三羊五馬

五代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後淮南荆南國祚應之

錦里遊

西蜀有尼造補鬢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乃幸蜀之讖

止戈龍

上元初冠天師嘗言止戈龍意爲武后也宮室志

石虎截頭

石虎山在長沙縣俗云能食廩粟昔長沙王吳芮時倉廩耗少截其頭童謠云長沙置市五穀生石虎截頭倉廩盈湘中記

兩頭然

慕容熙起初立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柔頭小兒來滅燕後爲慕容雲所滅雲本姓高父小字柔頭藁字上艸下禾兩頭然則禾艸盡乃高字

黃頭小人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後恭爲劉牢之所敗

局縮肉

武帝平吳後江南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懦無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縻弧箕服

縻弧箕服實亡周宣王時童謠有夫婦賣是縻弧者宣王執而殺之不知其應在褒姒運命論

六八而謀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八十六伐紂七九六八言之倒也 同上

荆筆楊板

初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是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言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曰幾作驢也

不滿斗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魚羊田斗

符堅初童謠曰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甲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甲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甲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三公鋤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鼓隴胡

桓帝初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是時羌叛征役作鼓隴胡者不敢正言私咽語也

肥去肉

裴賁公討其元濟至境上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之期其在巳酉乎後果以是日入城宣室志

使虜胡

齊師至秣陵陳霸先擊敗之其將帥蕭軌等四十八人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是時以賞俘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牽流蘇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楊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外甍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太子

徐賓東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惟九龍旂鸞旌

少微

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官

撫軍監國

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雙龍符

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西池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子和所穿有土山臺

晉帝在儲宮所築故俗呼太子池或曰西池

有孫共爲樂

燕王忠帝始爲太子而忠生宴宮中俄而太宗臨幸詔宮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爲樂

雞鳴戟

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戟十張

九旂四馬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

知金甌覆相名

元宗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意之誰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本傳

問日遠近

晉明帝年數歲元帝指日問長安與日孰遠曰日遠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帝異之已日大集賓客問之曰日近帝問之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六帖

五勝

晉平公使叔譽聘周見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譽五窮歸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事之帝王紀

龍門迎還

唐武后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數請甚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礼迎還中外大悅六帖

違意不顧家屬

肅宗數稱舒王賢李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

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屬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唐史

博望苑

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及冠就宮上爲起博望苑使通賓客漢書

至臺省膳

漢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四友

孫登字子高權稱尊號爲皇太子銓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吳志

黃麾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鹵簿有黃麾

論墾田虛實

漢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州郡檢覈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書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時明帝爲東海公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詰問如明帝對范曄後漢書

親王

壽土甚子

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漢則皇太子封爲王

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云方東方受青土也如其方色
藉以白茅援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熹以黃土
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入省宿止

清河王慶傳曰永元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
入省宿止 東觀漢記

御雲母輦

安平王孝假黃鉞前後羽葆建九旒駕駟馬御雲母輦

小舉手

長沙定王發景帝之子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
但張袁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國小地狹不足
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列第東都

讓皇帝憲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
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

復道四十里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大修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
臺四十餘里

錢縑助國

東海王彊孫慎王肅性謙儉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
萬元初中上縑萬疋以助國 東觀漢記

爵比皇子

楚元王交高帝弟自文帝即位交李詩內事文帝尊寵元王
子爵比皇子

築宮置館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孝士 西京雜記

獻雅樂對三雍

河間獻王景帝子修孝好古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應劭注曰辟雍明堂靈臺也 漢書

宴飲如家人

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獻太后前置孝皇以齊王爲兄置上坐如家人礼 漢書

置鐘簴

東海王彊得食五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絕與倫比置虎賁髦頭宮殿鐘簴之懸 東觀漢記

宗室

帝宗千里駒

唐宗室高始爲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

百孫院

唐玄宗諸子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又置百孫院於宮側宮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 六帖

宗老

梁蕭琛爲侍中武帝呼爲宗老

玉林皆宝

天族多奇玉林皆宝 慕容超傳

豈爲仕進資

舒王元名高宗欲授元名大州辟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耶

宗室標的

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宗攘除四方所以宣

力皆欲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史賛

龍種與常人殊

杜甫哀王孫詩高帝子孫尽高凖龍種自與常人殊

皇戚

同輿同案同席

馮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孝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高祖寵誕同輿而出同校而食同席而坐卧

一公兩侯二公主

竇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子固尚温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二公主 漢書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七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八

后皇后

神光照室

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遇七夕日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出乃有神光照室爲后瑞后傳

黄氣滿室

宋皇后以漢延熹二年生齊郡白亭有黄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推之以問卜者卜者曰此吉祥也 魏書

玉衣覆上

甄后少時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 魏志

玄雲入戸

易坤靈圖曰其母萌之玄雲入戸蛟龍守門鄭玄注曰謂慶天皇之女天帝以玄雲覆衛

曾沙膺慶

謝玄暉齊敬皇后策文曰曾沙膺慶注春秋時沙鹿山崩晉文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元后之宗正居其地年數後與之相符

女中王

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此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

月中聚雪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玩玉人

方口美髮

明德馬皇后傳曰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東觀漢記

金根玉輅

太后太皇太后皇后法駕六御金根車玉輅輦輿服志

玳瑁簪

皇后太后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爲花勝左右各一橫簪之續漢書

五色玉環

趙皇后女弟上五色玉環西京雜記

幸繭館

王莽傳元后厭居深宮中王莽欲市其歡令太后四時巡四郊春幸繭館注上林蚕所也

西京七族

西京七族皆后黨呂賈衛王官霍許王庾亮表

東京六姓

東京六姓亦后黨鄧馬賈閻梁何是爲六姓庾亮表

武后詔開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獵卿相詐稱上苑花開則天宣詔曰明朝

遊上苑火急報花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皆發

言天下事不對

太宗長孫皇后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辟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檢左右抑宗族

孝和鄧后性謙慎兄弟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續漢書

不覩戲馬

文昭甄皇后自少至長不存戲弄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妹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荅云豈女人之所觀也 魏志

不尚華麗

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 魏書

脂澤田

安帝九年右丞張項議琅邪及湖孰界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頃請以借貧人 晉氏要事

萬年蛤

真臘夷獻万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絶美艷帝以蛤賜趙后珠賜婕妤 趙后外傳

詩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形孚万邦內訓崇宮闈皇英垂帝則大雅詠三妃含章躬柔順率礼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貴榮參日月舉世仰餘輝 張華

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理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齊有虞三母翊周王桑土興大禹有辛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同與姜閎睢思賢妃此

公主

紫袍玉帶歌舞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麗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故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六帖

宰相出門下

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 同上

陳人問利病

和正公主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鄉納

有子寡不復嫁

万壽公主下嫁鄭顥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祗畏爭爲喜事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公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起祠堂于墓

李吉甫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万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思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陽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礼之奉人君所謹請裁制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增而已

取門閥者配

帝曰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謹擇其人江右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平地生公府

張果帝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

光艶動天下

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艶動天下侯王柄臣皆出其門嘗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爲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勑斜封授之故號邪封官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就第放赦 舊史傳

壽陽粧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 宋書

追封立廟

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姊亡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歿於亂追封謚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 漢書

爲子求郎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漢書

詩

別業臨青甸鳴鸞降紫霄長筵鶩集仙館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煙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李適

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水樹宜時陟山林向晚看席臨大女貴林接

近臣觀聖藻懸辰象微臣切仰觀 崔實 鳳樓紆睿幸龍舸暢
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忝聖酒澗竹繞薰琴願
奉瑶池駕千春侍德音 李適 紫禁乘雷動青門訪水嬉上台
鱣字慶仙女鳳樓期合宴縉紳蒲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
東館幸逢時 李乂 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
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慶雲車風泉韻遶幽林竹雨霰光搖
雜樹花已慶時來千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同上 鳳戾怜蕭
曲鸞閨念掌珍羌庭遥築館廟乘重相親星轉天河夕花移
海樹春聖情悽遣遠留蹕望行塵 徐彦伯

太子妃

金璽瑜佩

皇太子妃金璽龜鈿纁朱綬佩瑜玉 沈約宋書

雀鈿

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四望車

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張敞晉東宮舊事

畫堂

元帝爲太子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大家女子可以娛侍太子
王禁女政君預焉使侍者送入太子宮見於景殿得御幸有
身立爲太子妃生子於甲觀畫堂子即成帝也畫堂太子宮
中之堂

五可五不可

武帝娶楊后生惠帝初爲太子謀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
楊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槐妬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
女有五不可衛家女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女種妬
而少子醜惡而短黑郭氏使輸物楊后遂成納賈妃後亂晉

詩

帝子威儀絕諸妃禮慶優疊鼓陪仙觀疑笳翼畫舟欝欝細香蕃孪孪彩雲浮棐空列錦罽騰觀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星律動歸佩紫極流宸渥清規侍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照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景文字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胡元範 瑜佩升青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瑶臺起婺徽綵纓分鼎坐繢羽泛褕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懽娛盛絲竹揚帝董簪裾奉宸慶晴雲靄曉光湛露晞朝陽天文天景麗睿藻睿詞方玉度獻秋色銀宮生夕涼太平超遠古萬壽樂無疆 裴宇員

妃嬪

飛燕輕鳳

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脩眉黛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艷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九嬪掌婦學

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時御叙于王所

天極後四星

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爲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史記

簡選取長白

武帝秦始中大採擇公卿子女以充六宮使楊后簡選后皆不取端正妙好唯取長白晉書

銀印瓊珮

晉服制曰婕妤銀印青綬佩采瓊玉

雀釵

晉起居注曰有司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石婕妤案儀注應服雀釵袿襈

象簟

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金環

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上骨上惡之以賜佞幸鳴玉耀光等各四枝西京雜記

玉簪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爲西京雜記

當熊

孝元馮昭儀初爲婕妤上幸虎圈鬬獸熊突出圈攀檻欲上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何故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漢書

蝶幸

明皇春時使後宮各插花親放蝴蝶隨蝶所止幸之謂之蝶幸天宝遺事

貴妃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天寶遺事

貴妃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詩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元宗元微之涼殿初生露滿天木犀花發月初圓君王少御珊瑚枕多就宮人玉臂眠南岳巧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乘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落日黃昏空掩門羅隱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裏獨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柏冰盤弄化生薛耕內人時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徐仲雅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石盆湯內人恐要秋衣看不住熏籠換好香王建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八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九

宰相

賜筋表卿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筯賜璟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筯以表卿直也開元遺事

朝野相賀

楊綰久積公輔之望及拜相詔出朝野相賀

清白宰相

慶曆中杜衍爲相苞苴貨殖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風流宰相

王儉曰江南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南史

朝廷有人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真宗

問王旦旦請勑有列具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歎且拜曰朝廷有人 言行録

真宰相言

薛簡肅公天禧中爲江淮發運使辭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語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湘山野録

安排宰相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雪壓喬林凍欲摧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 古今詩話

不收恩避怨

王沂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大臣執政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不呼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 事實

提一筆福蒼生

劉夢得送令狐相詩云終當提一筆冊入福蒼生

黃閣

漢舊儀丞相聽事閤曰黃閤

見管夷吾

晉王導爲丞相旦暮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晉史

八柱承天

張說撰姚崇神道碑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亨毒之功成 明皇雜說

玉堂宸翰

鄭畋爲學士聞蹕聲出迎帝已升玉堂取按上紙書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畋拜謝帝笑曰朕戲耳畋曰唐叔剪桐周公以天子亡戲言況陛下宸翰焉可爲戲帝不得已相之 紀異錄

花押

宰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

不營產

太祖謂侍臣曰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稱累朝宰輔以爲循規矩惜名器無出質之右者 言行錄

大事不糊塗

太宗欲相正惠公或曰呂端爲人糊塗讀爲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 言行錄

撫夷夏和陰陽

淳化五年上謂呂蒙正曰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此宰相之職也 戰源

引燭焚詔

李沆爲相 真宗嘗夜遣使持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公對使者引燭焚詔書倡道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言行錄

知大體

前漢丙吉問牛喘或譏之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調和陰陽職當憂掾吏以吉爲知大體 本傳

先遠業後小數

後漢中興以後居台相揔持權衡者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而後小數乎故伏湛造次急於鄉射之禮侯霸入朝先奏寬大之令 伯傳

柱石臣

前漢丞相王商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諂節元后傳

模稜手

唐蘇味道模稜持兩端故世號模稜手

安得一奇士

唐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張東之傳

堂老

宰相相呼故曰堂老國史補

亡匕箸削寒温

李德裕在相位不以顏色假人南遷或作詩嘲之目視百僚亡匕箸氣吞同列削寒温雜記

朕之裴度

慶曆中貝州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政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留取麻鞋

常衮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着及衮視事不浹旬果拜南部新書

三日拂塵

劉慶德賀牛奇章拜相云待公三日拂塵埃雲溪友議

詩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逢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章賢初相漢鮑叔已歸秦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杜甫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劒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携諸吏上

峥嵘韓退之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同上　綠松窓對鳳池開履迹衣香徧上台王廷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魏野御爐煙滿袖丞相出朝時韋賢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麟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薛逢玉鼎昇黃閣金章謁紫宸任希古

參政

押麻

淳熙玉堂雜記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蹇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麻卷自內閣內啓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揩笏叉手大聲摘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立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到閤內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卿令及冊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

下丞相一等

參政醉居正拜相制預大政於萬幾下丞相之一等實錄又楊億代表云副師尹之具瞻下丞相之一等

通知三省政事

官制舊典云近詔復置參知政事一員通知三省政事

節度除不降麻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爲參政中書以當降麻盛文肅爲李士以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一甚銜之倦游錄

善人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多遜知政事諸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捄解之上因言盧多遜尋常毀鄉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目爲善人事實

薦人皆知名

唐杜淹參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知名

魚頭公

魯宗道爲參政忠鯁自任時人謂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國史謂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

拜參知政事

退思巖

魯宗道爲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同前

詩

雍容陪大政密勿贊洪鈞　在朝但覺民瞻聳參政從知國

政事資參決樞機賴典司德夫題奉宸綸寵參陪

國論公

樞府

武事任樞密

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宰相自此失職五代史

開南廳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家塾記

置院中書西

國初循唐制即中書之北置樞密院元豐改制遂變於中書

之西續會要

賜乘險二字

夏竦爲平章事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隸乘險二字

以賜之初竦得二字憂懼既而又賜文行忠信四事以勉之

竦方釋然職源

賜軍戒三篇

國朝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少罹
亂兵寡於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
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亦可免於面墻矣分紀

用宣及頭子

郭崇韜安重誨爲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
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
用宣及頭子家塾廣記

得人

王德用　仁宗朝丹入樞府是時富弼借契丹使來德用伴
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爲相可謂得人矣職源

帳中召問計

後唐時魏州陷於梁澶淵之間寇盜日至民流地削軍殊不
給莊宗計無所出郭崇韜時爲樞密使莊宗獨卧帳中召崇
韜問計五代史

行東院印

後唐樞密使凡東西院二員國朝亦有東院西院但行東院
印會要

尚書

賜劒因名表意

漢章帝賜尚書劒一手署姓名韓凌淵深有謀故得龍泉郅
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文劒陳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
得鍛成劒皆因名而表意東觀漢記

八座比文昌

劉洎疏曰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

舉翁一揮

梁蕭子顯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凡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翁一揮而已衣冠切恨之

李下無蹊徑

李義王丘崔沔掌吏部皆獲當時之譽時人爲之語曰李下無蹊徑 職源

山公啓事

晉山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有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本傳

內宰相

王珚佐明皇平內難爲戶部尚書帝於珚眷委特異號內宰相 本傳

早拜

蔡景歷拜度支尚書舊或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乘輿幸元武觀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 南史

從獵洛陽

唐儉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翠豕突出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帝爲罷獵

清哉尚書

鍾離意爲尚書詔以贓物賜百官意得珠玉獨委地不拜曰此贓汙之物臣不敢受命曰清哉尚書以庫錢二十萬賜之 本傳

乘欵段馬

唐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彌尚簡率乘欵段馬巨盧巨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

暇別求閒者嘆服

我床非閹人坐

羊侃爲都官尚書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床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梁書

談風月

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通鑑

不能書紙尾紙尾

蔡廓爲吏部尚書因傳隆問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書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 南史

麟之口光庭手

唐蔡光庭爲吏部尚書以門下主事王麟之爲心腹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本傳

侍郎

衣冠華選

燕公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爲衣冠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 職原

判朱紱卧拜

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氊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卧拜時推其強直

嘲屏墻遮賢路

唐温彦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彦博稱解嘲諧彦博即令嘲屏墻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擬拔公筋

何止傷膊博歟而與官唐新語

前裴馬後盧李

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盧從愿李朝隱同時典選時稱四吏部前有裴馬後有盧李分紀

左戶

唐戶部侍郎有二員判使案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舉華重爲申此選崔羣既相孟簡代之眡源

重於宰相

唐韋純字貫之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本傳

兒郎有家風

唐太宗以楊共禮有文武材擢爲兵部侍郎入掌機務出統兵攻戰太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唐書

朕得其人

刑部侍郎唐太宗令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狀未具此言當矣遂授之唐書

白雲之司

裴復除制云俾試白雲之司以黃帝時秋官爲白雲也

不可任丞郎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選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筆談

進官物結私恩

唐李絳爲戶部侍郎憲宗問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絳曰臣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若以爲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本傳

私書盈几不省

孔緯字化文歷戶部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私書盈几不省

瑞柳

呂渭字君載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以爲善

本傳

御史

銅印黃綬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者銅印黃綬後改爲持書

柏寺蘭臺

柏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之再入類胡廣之三登

類要

鷺羽車

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松廳

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貴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處南臺天下肅然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遜道爲尚書左丞謂之

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拗項橋

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望南宮也筆錄

出入天禁

李嶠上疏曰御史得出入天禁

不吐剛茹柔

薛昌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谷永疏

呈身御史

韋澳子子斐方靜寡慾不肯見高元裕云恐無呈身御史

四其御史

唐郭弘霸爲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方悅拜爲左臺侍御史時號爲四其御史

鐵肝御史

四朝國史劉述傳劉顗爲御史言事貶蘇軾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言事不白中丞

歸田錄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戰源

各自彈事

唐蕭至忠効宰相蘇味道贓汚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正本傳

弄印無如趙槩

仁宗嘗言臺諫官須重厚知治體者方可用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爲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及趙槩爲中丞事不該理躰者不言故上重之

爲官豈待情願

御史中丞巨範舉陽嶠爲御史嶠不樂搏擊之任範曰爲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爲左臺侍御史

龍墀彈奏

舊制入閣御史一員在龍墀邊祗候彈奏公事

寫彈文帋貴

江文蔚常爲御史中丞危言激論權右振竦朝野喧騰傳寫彈文爲之帋貴墓誌

詩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陛前虎士羅干將李白鷙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旻聖朝寰宇靜所至不埋輪劉禹錫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劉子厚侍中乃弭貂御史則冠豸山谷

諫官

切問近對

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西昌上人

頒寄名雷霆下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示登登愕然曰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欣署共奏無所顧忌人稱重之職源

置諫院

明道元年陳執中爲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爲諫院

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 舊史

諫垣之長專言責

元豐正名左右散騎常侍各一人既闕不除後左右諫議大夫遂爲諫垣之長專言責焉 職畧

魯直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長編

對客問

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使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比韓愈諫臣論 四朝國史

月請諫紙

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日上封白居易與元稹書僕身爲諫官月請諫紙詩云月請諫紙二百張

不許諫官入閣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舉行也及入司政事孫莘老李公擇遂請舉行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 呂氏家塾記

與龍逢遊地下

孫伏迦自萬年主簿諫太宗怒特斷之伏迦曰臣寧與龍逢遊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卿如是朕何憂乃拜諫議

側門論事

代宗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從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 實錄

日赴內朝

慶曆二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前在諫院每

聞一事皆諮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
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昌要

詩

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杜甫苦
節酬知己清吟去掖垣朱長文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
擇絲綸則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南畝人劉禹錫避人焚
諫草騎馬欲雞棲杜甫判事有花皆可錄諫書無草豈求名
南獄

給事中

小門下

齊世呼侍中爲門下給事黃門爲小門下雞跖集

黃門要地

唐德宗以王緯爲給事中稱爲黃門要地

執詞頭謂宰相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爲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
以謂宰相曰杞作相矯詔若更授之大郡恐失天下望宰相
不悅命舍人草之高執之不下乃復奏論之職官分紀

封還詔書

崔植爲給事中皇甫鎛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詔書本傳

臚傳詔旨

齊映爲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帝令侍左右或馬前臚傳詔旨

詩

禁裏疎鍾官舍曉省中啼烏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奏
天書拜瑣闈王涯兩省推丹地東曹拜瑣闈惠移雙鳳管筆恩
降五時衣沈佺期曉日千門啓初春八舍歸贈蘭閣宿昔談
樹隱芳菲同上再入青瑣闈忝官誠自非拚鹿驚物在開戶

倡僧歸積草漸無徑殘花尤洒衣禁垣偏近日行坐是恩驅
薛存誠

翰苑

禁中頗牧

畢諴爲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諴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諴守河西 本傳

朱衣雙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職源

作詔賜宮錦

封敖爲翰林學士武宗使作詔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躬痛在朕躬帝賜以宮錦 本傳

蠟液濡毛

柳公權夜召對燭跋而語未盡宮人以燭液濡毛繼之 本傳

七寶床賜食

李白序云明皇下詔召就金馬隆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一夕草五制

晁宗愨 真宗時爲翰林學士一夕草除將相五制 職源

山池曲宴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正觀風 職源

賜金印

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 翰林志

江南文士

開寶二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

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退朝錄

聚廳分草

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 續志

試五題

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番書批劄各一通詩賦各一首號曰五題 典

斷腕不草麻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韓濆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六帖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天寶遺事

擡步輦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從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 遺事

禁中草詔

吳通元與弟通微踵召爲翰林學士並知制誥凡帝有撰述非通元筆未嘗慊與陸贄並位贄自恃勁直屢短通元於帝前建言至德以來 命集賢學士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 本傳

大手筆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召德裕草之

自綠衣賜紫

唐莊宗即位除馮道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本傳

措大索事分

陶穀爲學士嘗召對　太祖御便殿穀至詔見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　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出

言詩

唐德宗善爲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士言詩夜分不寐

金馬直廬

太祖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鑾坡遺事

詩

翰林通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杜甫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向百蠻開同上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東坡　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攪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官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却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同上

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　日上花磚簾捲後柳遊鈴索雨晴初銭若水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熨齒冰盤菓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韓渥　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玉鈴臣　苑花似雪同隨輦宮月如眉伴直廬白居易　詔出芝泥封去潤朝廻蓮燭賜來香楊徽之

中書舍人

七字舍人

呂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推許然喜自貴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曰七字舍人云四朝國史

犀帶佩魚

霍端友爲中書舍人故事唯服黑角犀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耳而服飾相絶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四朝國史

父子演誥

唐玄宗謂中書舍人賈至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

鳳閣舍人樣

徐堅少好學左庶子王方慶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

文士之極

永淳已來天下文章最盛臺閣髦彦無不以文章達惟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仕朝廷之盛諸官莫比焉 通典

鳳閣王家

唐王勃從父弟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號鳳閣王家

王言不藏私家

高郢爲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何焚之對曰王言不可藏私家 本傳

詩

書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居東省會見夔龍集鳳池 杜甫

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鴛鷺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獻納[illegible]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箭追趍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同上

西掖重雲關禁署北山踈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一殿花香入紫微 岑參

分班曉入翔鸞閣直舍旁連浴鳳池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 張說

知制誥

秉小筋

翰林學士楊偉秉小筋一日除知制誥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筋者乎

有爭臣風采

柳公權爲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采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本傳

以制誥爲贄卷

丁文簡公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爲贄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者素矣東齋記事

宮中呼爲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誦元稹詩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遇稹謫官江陵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百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官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獻皇極箴

治平元年祖無擇知制誥獻皇極箴詔獎之事實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十